

金

罍

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張璠
璠為
父報
善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璠璠為父報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罪。或曰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鄂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璠璠不遇聖王也。

余按唐本傳議殺璵者裴耀卿。豈林甫亦一時預議者耶。傳明言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則是審素非有罪也。已而纂仁復告審素與董堂禮謀反。審素卽反者。至是且擁兵決計起矣。豈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遽可縛而獄耶。汪也不請輒獄。審素亦不詞而就獄。其非反者亦大故可明也。堂禮不勝忿而殺纂仁。因以兵脇汪使爲雪罪。此不過武人憤懣一朝。二俚之至耳。事起雋州。審素獄於雅州。其與聞乎故。

一
又非有瞭然不疑之跡也。汪遽當審素以及實何也。琇與瑄方以弱稚之年。氣雄萬夫。祖擊父讐。如撲圜豕。又條狀繫斧。將盡陪厥餘而甘心焉。然後以一死白官。其孝烈夙成。千古一見也。夫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讐而可。然則寢苦枕戈。以誓衝讐人之胸。非二子所取。而曰格子。乃以爲琇知父之寃。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夫馳按狀者。詔使也。不按狀而移怒焉。以逞詔使乎。吾見楊汪殺張審素也。琇與瑄爲父審素殺楊

汪何疑於詔使之不可殺之有

唐宗西幸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

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捋火炬以俟上駐驂曰

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

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

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

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

以過此乎後唐廢帝子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石

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居守晉兵至劉后積薪

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徧月，
勞民力。后以爲然。后及重美俱死。予謂唐玄宗之
不焚左藏，重美之不焚宮室，皆瀕國之危亡。而有
君人之心。然重美非自作之孽，而罹不可追之禍，
可哀矣。玄宗貴爲天子，不能藏富於海內，平居利
日月之入，以豐其私賄。一旦有事，而卒爲大盜之
積。雖運之未衰，福之未艾，以有反正之日，然亦不
可不謂之倖也。」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

玄宗
阿保
祿山

金史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阿祿山可恠也。祿山營州羯也。開元中犯法當死。幽州節度使執送京師。玄宗詔原之。宰相張九齡識其有反相。執不可不顧也。天寶三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來朝。肅宗時爲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鷄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是則雖帝之於祿山。亦心知其必反矣。曰。我欲厭之。至降其帝之尊。與連榻。又進其豔妻。與之陪枕席。挈天下勁兵健馬悉丹之。

玄宗
何有
於兄
弟

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唐玄宗以父則殺子。以夫則棄妻。何有於兄弟。而獨數數然者哉。蓋宋王成器以天下讓。而有以養其不佞之良心也。史以爲友愛。天至則過矣。或曰宋藝祖非讓天下與已。而太宗遷其嫂。殺其姪。則何君曰讓不同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非裏也。夫柱斧之聲在。而意宋氏之竊。有以尼其先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不終也。夫金匱之書在。而懼德昭之將有以擬其後也。或曰。

天下者。藝祖之天下也。受人之天下。而有不恩者乎。曰。始陳橋之事。蓋非藝祖之本謀也。太宗實與諸將密。而遽以黃袍強焉。太宗以爲手天下。以授兄。而今返之也。

郭公
盛德
務欲
成人
之美

嘗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遽命減其座中聲樂之半。以爲中令。以一代宗臣。制行豐儉。不能自裁。而顧有所畏。及讀蔣況傳。況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況令縣。供億當有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撻其清。

東坡
薄待
子儀

也由此觀之。蓋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是。

蘇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祝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余謂東坡待子儀薄矣。子儀無是也。子儀之見。迺不出鄴巫媪耶。使西門豹笑人矣。

薛仁貴脫氈蓋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

令公
未易
可及

拜郭子儀免胄見回紇大會而回紇捨兵下馬拜
曰。果吾父也。史所謂蜚英騰茂既久方築壇推轂
之初。人已失匕箸者。况臨陣耶。然仁貴遂進擊突
厥大破之。而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繡結歡。與之誓
好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
之力。度足以勝之。欲因使大創。以厭其復來。子儀
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將示之至誠。以服其
心。然假好於悔罪之回紇。而并力於棄親之吐蕃。
因師于戎。內以不疲煩中國。而外以離戎狄之令。

秋郭
二公
易卷
則皆
然

使不復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威與信行。此今公之所以未易可及也。

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媚於物。其材俱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周之缺缺。竇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苦心者。與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姚也譎。直或先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龜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

郭子儀奏
一縣
官不
報

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爲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凡有所求於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復宮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鎮。渾瑊嘗令人奏事。不過喜曰。上不疑我。

丞相楊綰卒。太常請易名。文自奉符蘇端馭議謂公

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梁肅不然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猶荀爽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又曰。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清節。請如前議。於是朝廷卒從之。兩議今見文粹。攷唐書本傳。紹嘗以侍郎歷禮部吏部。是時元載秉政。忌紹望高。疏薄之。因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卽拜紹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寔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意也。常袞傳。袞

素嫉怒縮。及縮卒。有司議謚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縮甚過。端坐黜官。則端之毀縮。寔寃意耳。

堂封
欲詳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常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頤浩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此一事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爲已利。其賢不肖何如哉。或曰

史稱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
辭位不當辭祿如之何曰養賢有常祿浮於祿之
外則爲利夫利而處之賢者宜不爲按唐張文瓘
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
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
節減以自取名蓋時之譏袞者取此吾意寧取袞
耳

堂食之弊至於唐季益溢觴矣兩省每歲符江

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
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至李德裕始一切罷之

矣

懷恩

有母

懷光

有子

唐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纖芥遂棄而從賊固寬德之根心亦上馭之失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酌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瓘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爲之備及懷光敗而瓘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也

懷光伏誅詔以懷光嘗有功宥其

一子歸其屍使收葬懷恩既敗走雲州群臣入賀

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唐待叛逆之家猶追念功勳不絕其類亦可謂有禮矣

盧杞
為號
州刺史

唐盧杞為號州刺史州有官豕食民為害杞奏請去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早放稅卽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

〔元〕

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會會知亳州
王冀公在幕。毫當按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
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
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
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
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
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爲唐宋間小人。決然亡
疑。意其平生所爲。皆蠹國害民事。而撫撻遊會。一
且諂然。且有仁人長者之言。豈其猶有不甘爲小

宣公
卓契
其儀

人者與。然君子積行在躬。積功在民。而九重之上。有曾不孰。何其姓名者。兩人一時爲片善。而卽以此遇王。終其身富且貴。然則小人者。常幸耳。

管子謂漢儒以及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今按陸宣公替換李楚琳狀。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平也。權者鍾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

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
幾之難。又曰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權。此古今所
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致堂胡氏謂贄之學。其師
承不可攷。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
漢諸儒所不及。則權之一字。宣公固已卓契其義。
而程子乃遠空視漢唐以下諸儒。槩以不識。幾於
闕畧漏遁矣。

杜黃裳傳。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頗通餽謝。
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郊寧節度。

高崇文錢四萬三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則黃裳於行已已無可觀。不特小節之不脩矣。偶見唐人幽閒鼓吹。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適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則杜公清儉一德。內孚於深閭。外諭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幽隱之節操。潔白之嚮稱哉。按

昌黎順帝實錄黃裳當子壻王叔文用事而處之
悠然不群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魚朝恩服
下儀
為長
者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
利於公其下裹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
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
公長者得無致疑乎裴度元稹同相度嘗條稹愾
稹李逢吉欲併中之陰令李賞詠裴度曰于方為
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奏其事帝
命韓平等劾鞫方無狀稹度皆罷遂命逢吉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逢吉信險賊多知善運巧。然率率
售亦晉公之識之量。差貶於汾陽矣。公雖隱不發
然受人之言不能無疑。有動於其心而激發於聲
色。兩激相訟而逢吉遂得以乘其敝。且夫元載亦
逢吉也。載計不行而顧以深服於朝恩之心。子儀
神用襟識豈夷所思耶。不然萬一疑信之間且聽
其下之衷甲。載必復使人騁而告於軍容。此春秋
費無極所以惡卻宛於子當而殺之。漢劉粲之所
以誅其太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

人機詐可畏而貴在於君子之有以待之也

唐淮蔡平。天子詔刑部尚書韓公愈撰平淮西碑。公

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困天子意得不赦。

卒禽之。多歸慶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

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云。而羅隱

記石烈士孝忠者。猛悍多力。折節事李愬。為愬前

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

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

愈歸
功其
慶

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執以聞。帝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因召見問。孝忠頓首。因盛推愬功。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愬之名。乃與光顏重胤齒。陛下賞不當功。非所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如此則韓碑之陪。又若不專出於愬妻之爲者。豈愬妻旣以此愬於帝。而烈士事。又適當其會與。抑或烈士者。亦有所恃。而後敢然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于蕭何。而况是舉也。度旣以謀贊天子之決。復以氣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發蹤者耶。韓之功。裴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

之念。正戰國鄒忌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是亦安足以爲信。而憲宗遽入其說。踣於不暇。耶。吾觀退之之碑。亦未見所以歸美於度者。間嘗一二及之。而亦其叙次之不得。不然。至其所以叙勳者。初未嘗畧也。不知褊心者。何故乘之。然嘗反覆思之。蓋淮蔡之役。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退之方盛叙憲宗斷之功。且曰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喙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者。益不樂。故群言鑄詆。而憲宗卒亦不能堅。

其信。蓋憲宗至是。非特疑愈。且有不釋然於裴相之心矣。若愬之所以入蔡。正緣阿跌氏以其衆當一面於洄曲。每戰克捷。賊勢日窘。遂悉銳卒聚界上以抗。而元濟僅憑空堞以居。故愬得以乘虛而入。退之之碑亦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而始叙愬破蔡取元濟事。而愬黨以爲如此。則蒙人之成。不得爲奇。不知不如此。則亦何以爲直筆。傳信來世也。攷是時。退之寔從裴相軍中。退之嘗請於裴須兵千人。問道以入蔡。必擒賊。未及行而愬已自

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咸爲公恨見公行狀
神道碑及舊史云然則使愬師稍緩夜半之功且
出一書生矣愬亦何得區區矜負其白額豕耶然
愬雖世將識道理入蔡之役市肆不改橐鞬以見
裴度示蔡人上下之分非恣肆矜功者是役也出
於其妻與宰之私而成於二三臣外之唱聲和附
者未必愬之本心然適足以敗愬而累憲宗之盛
德矣談者以李愬之入蔡乘雨雪也攷史先是告
裴度師期於是乘夜發出文城柵引而東襲張柴

鐵其戍救士少休益治具會大雨雪行七十里雪益甚以夜半師傳蔡城下坎墉登焉是偶會天雨雪耳師非緣雨雪亦非緣雨雪而後功也蓋是時吳元濟悉蔡之銳士於洄曲以抗光顏而元濟所與憑據者疲羸不過于人想以故持其虛又用蔡之降將李祐等為鄉導故得以夜行如歸也雖微雨雪元濟投首矣然師行雨雪因而用之自是一奇高宗朝蘇定方討賀魯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乃引今蒙昧風烈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

錢徽
下發
宰相
私書

嘗日無功上策。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高第。飽
氣張。抵金牙。山取之。得徽昭陵。

錢徽爲禮侍。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
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畫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
進士第。文昌託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託
周漢賓於徽。及榜出。兩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
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揚汝士與徽有舊。是
歲宗閔督蘇巢。及汝士第。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
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取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莖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於學士元稹李紳
交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
居易。重試於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爲江
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
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
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
其後朗果以次舉登第。致位宰相。起居易之。覆試
落下。非至公也。然吾所以深服徽者。不在其拒宰
相學士之請。蓋不阿權勢。不佞交游。一公則能之。

至於受人之敝而不肯發人之私書以自明。則幾於畏得喪。忘順逆。進乎道矣。是難能也。大曆中。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晏用令狐峒判吏部南曹事。峒德晏之舉。每分闕。必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峒爲吏侍。炎爲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託封於峒。峒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峒得以志之。炎不意峒賣也。卽署名託封。峒卽以炎所署奏。

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
害臣。德宗出疏示炎。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
奸人無可柰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與衡州司
馬。夫人能容已。已則裏其私怨。夙負而疑之。疑已
過矣。反乘人之不疑。機而致之。書先發而制之。岨
自以爲保富貴計。無遺策矣。其如人理之莫可容
何哉。讀徽事。謂是於士大夫。若饑食渴飲。然無大
異者。因感令狐岨。識士大夫間。狼貪狐媚。狙詐鴆
毒。何物度有吁。亦可畏哉。

柔立
張似
君子
忘怨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入相而後德裕之貶敏中詆之甚力初有薦丁柔立於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補闕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宋李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似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似朔望必詣昉或謂似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似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

重之也。君子之於人也，亡已好惡，其心惟其人之
臧與否焉而已。小人之與人也，亦亡已愛憎，其心
惟其人之盛與衰焉而已。柔立可以訴德，裕之寬
而似可以數詣李昉。柔立張似君子也，以其人之
臧否爲好惡，而不以已恩怨故也。敏中張洎小人也，
裕之非，而張洎可以深詆李昉。敏中張洎小人也，
以其人之盛衰爲愛憎，而不以已恩怨故也。

上官
請囚
以死
唐興平縣民上官典，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
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

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而日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悖天下之倫。或問日格子之議何如。余謂不然。文宗之失刑。於是乎果矣。使上官興父殺人而興哀號請代。旬父之生。出於至誠。如梁之吉。勃然於是乎皆

降而宥之。爲孝子屈法以成其志。以風民而出於
孝情其可也。殺人者興而捕以逮及其父。是興旣
擅殺人之覓復負危親之辜。而沛然來歸正免其
父。興於何有哉。昔漢安丘男子毋丘長從母行市。
人辱其母。殺人而逃。安丘追蹤得之。長歸而以械
自繫請罪。夫歸而以械自繫。與聞父械而自歸者。
幾無以異。而長也不忍親辱之故而殺人。與夫殺
人以危及其親者不同。膠東侯相非文害吏也。而
長不道於殺興也。免殺奸萌而長罪隙不甚乎。文

子於父母
氣常
相通

宗惡得爲有刑也哉

唐張志寬爲里正。忽請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駭驗如言。乃慰遣之。裴敬彞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廼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先儒謂子生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其氣常相通也。若母之指齧。而兒痛在心。兒之口噬。而母汁于乳者。非此理耶。

東漢蔡順母有急客。順出求薪。母啖其指。順卽

心動。棄薪馳歸。劉宋朱脩之。被圍城。聞脩之母在
家。乳汁忽出。甚恠之。梁城盾有孝性。富入宿直。死
慰母。劉氏在宅。夜暴病亡。指左手中指。忽痛不得
寢。及曉。宅信果報。函問。推此而終天悼殞。明冥殊

塗。然而隻雞卮酒。馨香達之。有赫斯臨。不俟頃者。
感通之故。未可遂委之恍惚矣。惟其心誠於孝。而
無以間之之謂與。今人當偶富貴。輒高廣紅黃。喜
徵于氣。或接遇上人。得一顏色。則憂有朕兆。至或
親有過。不遠千里之外。而澹兮寂然。若罔聞知。此

非其心誠于富貴。而或少殺於父母耶。所謂仕則慕君者耶。

金學士上篇卷之十六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七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聖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極楚
虞紳
其奸

劉棲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爲盡力。迨裴度使
不得更入相。其人蓋八關十六子之一。而自爲拾
遺。乃能諫敬宗之晏朝數游。至於叩額出血。楊虞
卿之佞柔善附麗。倚宰相李宗閔。牛僧儒爲姦利。

世謂之黨魁。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之逸游。拒諫何躬市人行。而口烈丈夫也哉。儉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而又未嘗不知美名之可掠也。特其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既規利於宰相。復取名於優柔。不斷政。非自出之。天子兩得之。而無少損。夫何憚而弗爲哉。君子曰。唐劉棲楚。楊虞卿。漢杜欽。谷永。其姦一也。

唐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聽仇士良言。遣中使就潭桂州誅此二人。戶部尚書杜悰奔馬。

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於是李德裕與崔珙。崔鄆。陳夷行。三上書奏。謂嗣復珽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究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乃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流涕極言。竟釋之。懿宗時。侂爲宰相。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侂。受宣。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起避。公慶出書授侂。發之。廼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侂反覆讀畢，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侂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復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侂，微請宣意。侂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侂曰：勿爲它慮。旣而愈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兩事相類，而以仁

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精力也。純
臣哉。又按楊嗣復以牛僧孺李宗憫黨牽連入相
而李珣同相。又嗣復所引李德裕既與僧孺宗閔
讐。陳夷行爲德裕厚嘗與嗣復珣先後相。議論相
短。文宗爲罷夷行相。而獨相嗣復。至武宗初立。廼
欲首誅嗣復珣二人。而德裕夷行救之。獨力。蓋二
公非特爲嗣復珣也。其所全大矣。劉昫舊唐書言此
事。廼無李德裕。然德裕以武宗立之年秋自淮南
入輔政。明年始有命使往荆南。桂管殺嗣復珣之。

事則德裕時方首相不宜無與今會昌一品集中
論救楊嗣復等三疏歸然

史官
隨宰相
侍入

武宗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楊嗣復建言故事正
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
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
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
同止庾敬休拜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
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注
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

諫君
惟以
理義
為之
斷

不可露罷之。按史官隨宰相入侍仗下。美惡必記之。此貞元開元事。二臣何不引以為比。且嗣復宰相也。而欲自為史。庾敬休史官也。而欲受成於宰相。異乎吾所聞矣。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於鳳翔。或言昔憲宗時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按四月迎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腐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

言憲宗迎佛骨而無救於必死可也。謂憲宗以迎佛骨死則非也。使憲宗無迎佛骨亦死。懿宗毋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爲之斷。而無必以禍福之說。恐而撻焉。斯可耳。敬宗將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於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

生死輪迴之說不可信

鄭
知
遠
害

人絕於此育於彼攝入凡錄曾無踰時生登民版
愜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
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
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媼屬甚者
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鄭蘊武無它技業可槩見然始爲州能以一州之力
傳檄歛黃巢兵使毋犯境任滿去州雖他盜至不
敢取所藏庫贏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威重如
此斯豈碌碌無材具而然遭王政廢絀抱竒弗洩

故托詩以諷其語多俳諧。苟以匿景晦跡混世免
患一相豈其心哉。搔首之言匪曰自量。蓋審勢洞
化。知不可矣。固讓而後始就位三月而乞骸。君子
以是服其見幾之豫而違害之遠也。不然白馬驛
之禍且朝暮及之。無救於唐亡而胥及溺亦何爲
哉。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
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繁輩不次而用。捍豚臚拒
羆牙爲趣。亡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
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爲者。以孔明之賢不能

盧攜
請討
黃巢

支漢於旣衰而欲以興唐責之繁不亦難哉

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而盧攜方倚高駢
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
之師方至葺爾賊柰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鄭畋
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
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卽巢檟上肉耳今不
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
駢乃然攜議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各攜始

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而賊已破潼關是夜攜御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屍長安市唐史贊曰唐將亡攜爲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吁史之論其不然哉巢逆勢旣盛豈一天平節度能厭其欲而其下之從巢者轉戰旣多獲利滋久漸生心於僥倖矣苟非大創大斲豈歲豐之所能解而况賊跡徧天下四方流離百姓失業必及豐年所謂侯河之清議固已愜矣如駢之材畧信可筒以爲用而賊首未授僧口茲多致使懼震王之

威內嬖將之策以保境爲解。蓋失於朝廷馭之無其道。非攜倚之失其人也。攷是年黃巢屢爲高駢所破。遂趣廣南。陷廣州。而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佐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渡。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道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其處分已大定。屬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而廷議不從。遂失事。會是朝廷實未嘗一用駢。何得以用駢拒巢之請。爲攜罪乎。或曰。

杜曉
不全
忠孝

史稱攜素不悅王鐸。又欲激果使戰而敗鐸者。果如是。攜罪不容死矣。曰事之有亡未可知。然鐸傳鐸移檄討賊。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蹙。而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功出于已。乃攜鐸於帝。故鐸功危就。而讒見奪。是固亦非必攜之罪也。

杜曉祖審權。父讓能。皆唐相。昭宗以王行瑜等兵犯京師。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屢辟不起。及崔遠判戶部。又辟之。或謂曉曰。稽康死。子紹自廢不仕。

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恣令杜氏歲時鋪席
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至翰林學
士梁太祖卽位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友珪立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
蓋君子之事其君以義故不爲苟合也其祭先以
禮故不爲苟豐也曉之父相唐無故而殺之曉云
能讐君亦安能忘親夫茹哀不仕以終其身不亦
善乎誰謂庶人不足以祭其先哉昔稽康死紹仕
固山公之勸而亦康之遺命也彼曉之爲或人起

母已率乎。君子謂曉仕唐不孝。復仕梁不忠。等死。不爲其君死。而死於盜賊。夫紹之所以得追於君子者。以其猶有蕩陰之節也。曉不爲紹之罪人哉。

張昭
能成
張憲
之節

唐莊宗時。張昭以游士。攜文數十軸。謁與唐尹張憲。卽署府推官。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郭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謂昭能成憲之節。不謂昭起憲之死者何也。昭知憲當死。亦料憲之必能死故也。昭與憲可謂相知矣。憲死而昭不死。以留守推官御史。更事明宗。夫幕官奏授加憲職焉。昭不能爲憲死。獨亦不當爲莊宗一死耶。旣仕明宗。至禮部侍郎。御史中丞。已更事晉。事漢。事周。又事宋。歷封數國。君子謂昭能成憲之節。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新唐書載楊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與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累汝。然以謙靖終免於禍。今按五代史。涉名列六臣傳中。當昭宗時。仕已至吏部尚書。非侍郎也。及朱全忠篡。逼涉以唐宰相。領押傳國寶使。奉寶朝梁。至於金祥敏。北面舞蹈再拜賀。梁遂拜涉門下侍郎。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其身富且貴。豈特免禍耶。然謂之謙靖可哉。豈宋亦偶弗之致與。資治

通鑑載唐禪梁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恐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矣。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陶岳五代史補謂疑式諫父。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容齋三筆亦謂疑式病父失節。託於心疾。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至胡三省攷異。乃曰。按世宗實錄。疑式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帝及清泰帝未

俱以心疾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卽佯狂也。據此則狂亦自其心疾。不可謂之佯狂矣。當唐梁之際。楊涉與蘇循備極奸諂。棄唐事梁。以苟富貴。循子楷爲起居郎。自謂有功於梁。求不次擢用。嘗上議駁昭宗。謚全忠鄙薄之。循亦朝夕望爲相。爲敬翔李振所惡。言於朝。詔循及張禘等十五人竝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至河中。依朱友謙。及唐同光初。求唐舊臣以備百官。朱友謙遣詣行臺。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卽拜。謂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六等
三十枚謂之盡日筆王大喜卽命循以舊官禮部
尚書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循父子無
燕耻一至此涉與循雖同入六人傳疑式亦牽連
入梁又仕唐晉非守節不仕者然授人富貴當國
家禪受易代之際父子相顧猶有吝且嘆息之言
度梁室富貴非甘心受之者直畏禍耳蘇循父子
方持此求富貴不止涉父子變爲猶有人心循措
真梟鏡之不若哉

朱全
昱知
滅唐
之非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
忠曰。朱三尔作得否。及宴居宮中。會諸王飲博。全
昱已封廣王。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全忠曰。
朱三尔。碭山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
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
族矣。安用博爲。全忠不悅。罷會。全爲亦不樂在京
師。常居碭山故里。按全忠有兄如此。此獨不愧朱
五經見矣。余嘗恠全昱不能自爲。及爲其三子辭
封。雖身死牖下。而三子終見殺。知赤族之禍而不

李德裕
平泉
山花
石

能辟也。然亦可謂難矣。史稱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司馬學所望。初全昱當晚唐時。嘗一爲嶺南西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遽歛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肝。吳季札。曹子臧之儔。夫何遠焉。

李德裕平泉山居石刻云。吾後世有以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後五代時。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因託

張全義復求之方于戈倥偬之時而其子孫不忘
守其舊物如此蓋亦恪承先誠然矣嗟夫莫寶於
吾之身吾之身已不能遂有之數窮景滅還爲造
物者所取去百年之後卒歸之宇宙之寥廓以爲
亡可誰何也一花一卉之奇一水一石之惟所以
爲耳目之娛今耳目已無所傳而顧區區欲留其
所以爲娛者於後世不已惑乎而况夫時運推移
市朝遷改洛陽之銅駝棲于荆棘茂陵之金魚出
於人間亦何有于一園而唐之諸公房魏諸賢仁

人之後不幸衰廢竟不能保五畝之宅而爲德裕
之子孫者乃必其母以一草石之細與人祇恐衣
食之計迫於身外之娛不待爲權勢所奪將有持
券而請之市者雖刻百之戒亦何爲乎若衛公者
可爲惑之甚也然監軍者苟知念夫外物之在我
有不足恤先志之在彼有不當違則一朝與之亦
可以毋憾而顧以小靳片言之不遜卒害其身不
亦可悲已哉善乎東坡之記寶繪堂曰凡物之可
喜而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然爲人所取去亦不復

恤此可以矜衛公之感。歐陽子菱谿石記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亦何必取而去也哉。此達人之言，而恒情之所不察，况于薰腐之餘，亦何足以明此也。

實儀
急面
相位

容齋續筆引薛居正五代舊史：韓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實儀乘驛往案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勵坐除名，其氏謂本只馬

氏子一人遭殺而族誅二十四家頗歸咎周世宗
苛斷好殺而不及儀若寬之者余以爲事在餘人
誠亡足責儀被服儒者以學行見信幸人王平居
樹立謂何而畏威希旨輕殺人以求全富貴此則
深可罪也惟明主可爲忠言世宗初自然賊殺人
不辜有司莫討耳儀往已考驗得實某某殺人某
某疑某某枉濫備以狀上使詞覈而旨惻事具帝
見之移矣不則以死繼之寧以一身易二十四族
休明之朝亦何遽至此史稱魏仁浦事世宗世宗

卞急輕殺僂。而仁浦營救。因獲免者十七人。從征
鋒刃之下。無橫死者。然則惟儀無能爲仁浦在廷
諸臣。又諸皆儀比。故世宗成其過。此非世宗之罪
也。談死亦著儀目。周朝負文章識度。有闡聖以公
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爲端明殿
學。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取
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旨鍛鍊枉
陷過多。筠州宿州疑一獄所傳聞異。不然則儀枉
陷。又不知幾獄矣。儀豈不知勸人主以省刑薄稅。

爲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繆迷失路。遂至如此。然相亦迄不得也。仕宦會合。要自有命焉耳。自歐陽五代史出。薛史幾廢。宿州之事。遂不傳。朱子又以儀爲宋各臣。采其言行而錄之。不復攬摭其訾繆。至宋史開畧。又太甚。儀事世遂無知者。余故因洪氏之筆。參以楊文公所錄。而聊記于此。以發明儀之隱微。且以爲誠焉。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七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闕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世

宋太祖謂曹彬不欺其主

宋太祖侍周世宗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
祖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予自沽酒飲太
祖及太祖卽位諭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
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太祖從曹彬求酒求官

酒耳。官酒既不可予。詞拒之足矣。必自沽酒以飲。太祖謂此霑霑者。賈小忠。市私惠。納外交。近於微生高之乞鄰與醢。僖負羈之餽殮。寘璧矣。是時太祖霸業日起。物望漸歸。當五季草昧之際。彬亦以周室至親。乘間蚤自貳焉。乃曰。不欺主可乎。周國之社稷已墟。故主之子孫爲庶。而彬位窮將相。尚云不欺主。太祖之論彬。暱矣。誠不若太宗之論范質。猶得其公也。

宋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惜其欠周世宗一死耳。

范質
惜其
欠周
世宗
一死

余以爲人臣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
質自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入官歷晉及漢至周
已四姓質賒人死多矣一周世宗耶或曰質至周
廣順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
質死於陳橋之變尚亦不負周世宗乎曰無及矣
周爲宋豈一日耶夫霸府之威名舊矣五代相傳
禪有故事當恭帝時質爲宰相有右拾遺直史館
鄭起者上書質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兵而質
不悟也及陳橋之變蓋赤白囊未嘗審其虛實而

倉卒遣將舉國之兵而授之。質於宋若佐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周世宗耶。或曰使質不死晉死漢而適爲周死。其庶幾哉。亦周世宗之豫讓氏矣。然質常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其言如此。則質固馮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穀
李
德
本

陶穀唐末由小官受知宰相李崧。躡崇顯入晉。李崧爲蘇逢吉所陷。下獄。穀厚誣崧於朝。李昉崧族子也。以告崧。嘆曰。單州判官也。吾取爲集賢校理。不

始置
參知
政事

數年權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穀問昉識李侍中乎。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嗟夫。世乃有以怨報德若穀者乎。穀父。渙以夷州刺史。唐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穀幼隨母柳育崇本家。至於長仕且貴。終其身迄于不聞有它。此固穀義與分天者也。世廼有以德報怨若穀者乎。

宋太祖卽位。詔以文臣知州。分刺史之權。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以分節度使之

趙普
晚年
手不
釋卷

權蓋厭猷弘遠矣。皆趙普協議於帝之爲也。及始置參知政事。尋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所以分宰相之權。普卽不自安。求去何哉。

趙普傳。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渠習於吏事。非開論語。普事中論語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於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

使還
與卿
王溥
官職

之也。然普事止此。今世傳少微通鑑。却傳會普嘗
自言某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
太宗。致太平。則已極誇誕。匪徵於實。夫簡秩太重。
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爲勘亂之畧。後十篇爲致
治之謨。何物語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
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
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
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

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
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
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家保符
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
長久。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
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召任兵部侍
郎，不及見而薨。出邵氏見聞錄。而石林燕語亦載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
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而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它。兩書詳畧小異。又按凍水記聞。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典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則太祖之疑彥卿實萌自趙普一

言而彥卿與晉邸連則晉公此行實關晉邸祐白
彥卿正道其實明主可爲忠言帝君臣獲全始終
兄弟之間怡然天性無復纖介之隙者亦固祐力
也然祐少延不死不十年太宗卽位卽王溥趙普
官職固次第有不待兒子二郎而做矣植槐之言
公一時自舒其幽憤可也而卒驗於其子是有數
存焉必以爲此陰德之報則當此盛朝明主人臣
苟不爲謔誦卽可勉爲何者彥卿事本無跡無太
祖不可測之怒以疑之乎前而又有太宗必不可

學士
果神

聞之。鬯以懼之乎。後雖常人。吾任其必然。而況在
晉公。亦何足以爲異。謂之陰德者耶。

宋張公詠知成都討劉旻。兵廻有以斬首級求賞者。
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
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
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其中傷被體。王帥令赴
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
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
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重優於俘斬。刀傷優於箭

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賞罰。此固今日軍中所以激勸將士之大端也。按唐杜伏威用兵。選敢死士。寵厚之。與均其苦。每攻戰罷。選劒在背者。盡殺之。故人思奮戰無堅敵。南詔用兵。其法亦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殺。斬殺則已酷矣。今欲肅士。偷賈士。勇蓋亦畧仿其法。戰後檢閱。一施勸懲乎。

宋史稱真宗初年。李沆爲相。王旦叅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

至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蓋文正至此已不能自悔然儒林公議又稱真宗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爲相迎合其事議者或罪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亂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聲色田

寇公
門生
三策

獵之惑與。夫文靖以土木禱祠之憂。與聲色犬馬
同。且爲且它日憂之。而且亦以此深服沉之遠識。
至是則方且以爲踰乎彼。夫且可謂恕已量主善
乎其自寬也。謂爲大臣之道不可也。

湘山野錄。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寥落。忽天書
降於乾祐縣。或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
之。士論譏惜。未幾召入相。有門生日。某有三策。第
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
露誠上奏。以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筆相耳。公不

悅竟有海康之謫。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將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則所謂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者。王公旦也。天書之事。旦已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旦不欲公獨爲祥符天禧間完人矣。始準固不欲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壻哉。以彼其平生。然而爲之。陷於其中。而不

欽若
亦可
謂有
君子
之功

自覺他日愧悔。宜不埃海康之謫矣。所生三策錄。失其名。史又佚其策。然青出於藍。詎不信夫。

真宗初卽位。王欽若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啟蠲之。欽若得賓古言。卽夕俾吏具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何不知此。欽若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欽若甚異。卒用爲相。欽若真小人也。然昔人云仁義。

蹈之則爲君子。此亦可謂有君子之功矣。使賓古
初不欲獨上。將從。使欽若使奏之者。欽若從之。可
不謂服善之勇耶。使欽若能贊賓古之失。卽相與
傅名同進。翊濟斯美。則固亦光明俊偉君子事也。
雖然。賓古一念而天下實陰被其賜。雖其功之不
必自我出可耳。昔晉梁山崩。伯宗路受絳人之言。
以告于公。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欽
若攘人之善。終不得爲有功。獨其一言感主。應致
大位。旣而天書符瑞。謾詞調說。以蕩上心。東封西

祀禱祠土木之紛紛而煩賦重役以困小民使天下頌君子之功未幾而被小人之禍無已孔子曰未有小入而仁豈不信夫丹鉛總錄亦載此一段用脩不讀宋史却於李巽嚴送湯司農歸朝序內見之遂為此事史不書當為表出不知用脩所謂不書是何史也

馮拯
雜謂
之君
子亦

當景德祥符間不聞馮拯相業天下亦雅不以拯為君子及史稱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錢惟演營

恩解
其故
不朝
服見
卿

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沮之。遂出。惟演河陽。其持
守嚴趨向端矣。雖謂之君子其可也。

王曾為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
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卿勿以朕
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余謂為朝廷侍臣。使人主
不冠不敢見者。汲黯也。使人主不冠服則亦不肯
見者。竇儀也。使人主思之。至於不及朝服而見者。
王曾也。

仁宗時。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邢中

三臣所執有大節

金鑑于上篇

卷之十八

十

和謂允恭曰。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
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
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會覆視。會
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
地。太后怒。欲併誅。謂馮拯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
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
京。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
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
行否。確曰。方欲奏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

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也。按丁謂大奸邪一漕官小官耳而三人悉力保護以畢屬其腰領果宋之天下三百年士大夫鮮爲以誅死者。固藝祖開基之盛德亦其臣維持之力也哉。拯惇確三人皆小人而其所執有大臣之節。君子不逆詐。與其潔也不保其往。故余於是有所取焉。商鞅之治秦也。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旣黥公孫賈。剗公子虔。而囂然猶未以爲

始悟
種文
卓識

厭也。已而身犯輻裂。方悔爲法之自禍。亦大遲暮矣。蔡確一發仁言。以忠厚輔宋治。而車蓋亭詩之事。異日卒賴以全其身故。賊人者自賊也。存人者自存也。吁。可不畏哉。

宋夏秋泐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各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謂仍舊便。若歿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重複矣。張文定爲三司使。前使王拱辰請摧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摧鹽。

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
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
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錢是也。
豈非再推乎？仁宗大悟，手詔罷之。觀王拱辰之請，
張文定之對，仁宗之罷行，始悟程文簡之卓識，爲
不可及也。

折破
非史
所宜
李文定爲宋名相，獨嘗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欲行
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此何爲也？仁宗語輔

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其毋

王傳
文請
禮當
特改
通母

令往真聖王之言哉。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伯。荆公望闕拜受。既語文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卽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置田飯僧。祝延聖壽。既誕妄。且亦豈所以尊君賜也。

王傳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厭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謂非禮。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

歿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無絕道耳。故報之以人子之私情。祿養可贍。恩命不可踰。服制不可濫也。博文既板。天子恩以錫。失行無義之婦。復違先王典。以服絕族無施之母。是焉而可。則奚不可。即或曰。以喪而祭。則如何。曰。以喪而祭。如以祭而喪。皆非禮也。古人重喪祭。喪思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主敬。故喪者不祭。祭思敬。敬則心有所主。無所容哀。故祭者不喪。祭者不喪。以純敬也。所以重祭。喪者不祭。以全哀也。所以重喪。禘記有死於宮中者。

三月不祭。以見聞凶人。哀心生焉。况有服而可以祭乎。故曰喪者不祭。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者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顧其私親也。以其上承宗廟之重。故不曰與父爲一體。而曰與尊者爲一體。與尊者爲一體。故雖出母。猶以爲私親。而不敢服。以妨祭也。出母且然。况其它乎。故曰祭者不喪。後世喪未嘗衰。而喪亦可祭。祭未嘗敬。故祭亦可喪。古人蓋兩得之。今則兩廢之。

南軒張先生嘗稱本朝第一人爲范文正公忠宣公
豈能及誠然斯言又云觀忠宣救蔡確謂逆會參
反爾之言。違天道好還之戒。又語同矣。以不曾聞
此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
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
事。更不論一已利害也。則其論似已嚴。予以爲事
有不可以一律者。方天下大計。哄於不然之論。同
列之間。隱爲敵國。各憑意見。乘氣不相下。不可純
以義理諷也。矍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文正公之救

晁仲約富文忠且有它日王上手滑吾輩不能自免之語况忠宣於劉摯呂大防諸人乎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調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嬪於王夫豈無節勢不行矣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爲之法使亦以法吾餘亦仁者之用心也

按禮喪服

傳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

世

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栢舟。恭姜自誓曰：守禮不日守禮。

宋八
品相

范文正公表章先中。唐韓魏公踐履先論語。吁。學未

養之
優曰

大聞也。二。公知趣尚。或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有縣然也。

韓魏
公諫

韓魏公嘗爲諫官。所存諫藁七十餘章。集爲三卷。自

藁七

序於首。以爲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

十餘
章集

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及司馬溫公出知邊州。

馬三
卷

嘗二上書言事。皆不納。特范公鎮爲諫官。公以稿

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
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若奏而不通。又自
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之
言。則溫公諫而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之
過。如溫公之言。則魏公諫已施行。猶自存其草。不
免爲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
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自
覺其反墮於一偏。要以會南豐書魏鄭公傳後之
議。爲明白正大。而無弊焉耳。

諫草
致謝

而公
各以
德
抗顏
人師

鄒浩諫立賢如劉氏為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帝
首及前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遂
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
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京忌浩。廼使其黨為偽疏言
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請衡州別駕。尋竄昭
州。由此觀之。焚諫草。畏慎以辟禍也。廼有以焚諫
草致禍者。

學廢教弛。胡翼之孫明復。兩公傑起南北。各以道德
經誼抗顏人師。任斯文之重。風動當世。學者稱胡

卷之八十一 三六

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
明復嘗惡胡之爲人其在太學嘗相避胡布衣時
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文正門下胡
治經不若明復而教過之暨兩公同在太學而四
方士多歸胡庠舍不能容至旁拓步軍營以廣之
太學教法又朝廷下有司取胡學法明復於此蓋
不能無動心等名爲累雖賢者而不免耶

狄青征儂智高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還以訊馘告割
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百一
之實
願一
切寔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敵。皆莫
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
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
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
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
決勝之道也。何栢齋與程遠菴論兵曰。凡戰勝。殺
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於小敵。而
不可施於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
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

姦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由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慮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出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常格。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王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
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
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
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
東坡年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
南夷。朝夜郎。降羌獐。畧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
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而容齋四筆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戒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珠。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以備東坡之所未及。予頃閱三國吳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

國也。陸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相議論，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璫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璫隨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媿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

驛銜箠於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茂德造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崔浩諸人之言。則皆商權利害於人主之前者

耳。

宋史稱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云云而王

素嘗對仁宗論相。以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與

其選。仁宗撫然久之。曰。然則富弼耳。夫名聞四夷

而宦官宮妾。乃不知其姓名。此所以爲富公與它

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

日遂與文潞公彥博同相。雖同副天下之望。仁宗亦自私喜。兩相得人。而至語歐陽脩。則曰。文彥博有材。然膽大。弼甚好。又語龐藉曰。文彥博猶有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夫竝相之。麻已無反汗。而天子大廷公對羣臣。褒予之詞。迺復意有軒輊。曰。有私。曰。膽大。不一言足。豈異時張貴妃所服端門所見。猶在仁宗眉睫間者耶。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韓公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詔書必欲起復公。再下公再力。

世或
病其
專

辭末以盧珠崖薛文惠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迺已。此實錄也。而龍川志乃云。鄭公與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信臣在中書。

目嘗與韓琦言。史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兩公稍稍有隙。則殆乎誣矣。富公忠孝大節。身爲上相。家有老母。政事之暇。相對賓僚。慨然發語。蓋亦創彼往繆。因自至心。豈懈筐蟬綾之比。縱使其發端魏公。亦君子愛人以禮。將爲公先事之戒。而公遂沛然行之。至於三再。可謂降心從義。跂情赴禮矣。貼黃之言。亦叙陳事實。披豁本情。併明至公。必冀俞允求仁得仁。抑又何怨。而魏公果有斯語。亦可謂不察。而不能成人之美。

矣。攷二公致隙。自有本末。初至道三年。仁宗遣豫
鄭公與文潞公劉沆王堯臣同在政府。首發大策。
請立英宗爲嗣。詔已具草。會帝翌日疾瘳且已。而
嘉祐末。魏公迄贊成之。魏公遂一身承當其事。兩
府不與。及宗正之命既下。而當時兩府通簽御劄。
張昇太尉見之愕然。有不與素議之語。事可知矣。
天下皆以定策之勲。獨歸魏公。鄭公既耻於自言。
中外縉紳亦鮮有能知者。然其意未嘗不病魏公
之專也。及英宗臨御。魏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功。

當遷官。鄭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魏公有愧色。對人曰：琦便怕他富公，則隙於此開矣。英宗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光獻一日送密札與魏公，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他日又對中書泣訴帝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復對語樞密院。鄭公長樞密，鄭公謂魏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公意亦以太后之言為然。頗歸咎於英宗。公亦面奏帝曰：陛下之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

臣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而
時亦有倡言大臣不預策立者。陰進廢立之說之
語。意實指公也。魏公亦獨力調護。以身任其責。自
此上前造膝及簾前之語。自歐陽公外大臣皆不
與聞。至於迄全兩宮。孝帝疾尋瘳。魏公勸太后
還政。鄭公亦不知也。中書已得旨。撤簾復不聞報
密院。太后手書下公。始知之。大驚。謂人曰。韓公欲
致弼於族滅之地。蓋先此已流言可畏。魏公又每
事見相疑阻。故鄭公有是語。於是二公遂爲不可

彌縫之隙矣。公遂堅求去。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鄭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其身不廢。至薨。廼已。而公於魏公薨亦皆不復吊祭。詳見二公言行錄。蓋二公所爭皆緣國事功名之際。曲直當兩分之。及后鄭公乃若絕之已甚。然兩宮嫌隙。仁廟舊臣。忽聞太后語。意不無感動。誼關母子。不得賒于責。毋入告於君。出告於相。本無二語。豈有兩心。兩府大臣。義均體國。朝廷大事。

豈有不相關白之理。易幾事不密則害成。鄭公非
害人成者。魏公似亦過矣。宋史言琦執政三世或
病其專。專之爲病。豈亦此類也。元豐初王堯臣之

子同老以其父至中和所撰立英宗爲皇子詔草
上之。且曰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
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爲諫官。與韓忠
彥爭辨其事。彥博乃著私記一卷。記至和請建儲
及元豐褒賞事甚悉。題其後云。自古惟霍禹云。縣
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漢昭宗爲門生天子快快不道之言卒被夷族
云按潞公言至此則鄭公心事可知忠彥魏公之
子而猶不與人分功至此諫官爭辨不輟則當時
魏公之專亦自可見呂公誨曰自至和而后先帝
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亡慮百十人可盡其功
賞即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
蕃前世未之有也使人因事以言必思後禍其可
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迺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
護者皇太后之功耳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丁不

言曆數將安歸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
琦等豈無是思按公亦嘗建言請預立英宗爲嗣
者其言亦深病魏公之專矣後其孫爲記潛德錄
凡一卷云

歐陽公言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見之子弟書院

司馬溫公

中几間因取讀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杖期

禮頌

云及濮園之議遂執以禮爲人子者雖出爲伯

指事

叔父母後而於所生父母初不沒其父母之名司

文

馬溫公駁之以爲禮頌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

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司馬公之說是也然於所生父母遽例謂之伯叔父母亦大亡別蓋謂之伯叔父母則該親從服有降殺惟所生父母則雖於所後爲踈從亦槩得以持菴服固自不同猶庶出之子謂其母曰生母而不得與諸適子例稱庶母蓋皆天理人情之至有不容於少紊者隋劉子翊嘗駁河間劉炫議謂永寧公李公孝當爲所生父後妻解任而疏中有本生之父朱子謂本生父母却在隋書劉子

翊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得以引用。因嘆諸儒議禮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看。則本生之文。朱子殆有取焉。他日又謂今日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菴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所生與所養對。而皆以父母言之。高宗取宗室秀王儒之子。以爲太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亦曰。皇太子所生父。而近時大學士王公鑿著論深是之。夫名也者。因物而命。禮也者。緣義而起。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父之爲繼也者。此於人

程琳
敏厲
深嚴
長於
政事

豈雅稱也。猶以爲母之後夫而名之。何獨於本生
父母而不可哉。

水史稱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而章獻太后時嘗
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余謂劫諱躋躐篡諱
莽溫牝之晨者諱呂武武爲唐鴟鴞惡尤浮於呂
而琳以此圖獻於垂簾稱制之日可謂厲刺矣夫
飛燕昭陽之句揚太真憾太白終其身而琳甚焉
而反用見薄於士大夫何哉琳嘗權知開封府力
爭王齊雄之獄卒正其法抵罪齊雄王蒙正之子。

王陶
論

與章獻連姻。又章獻族人杖殺一卒。竟驗其實。索馬入奏。琳蓋庶幾乎。非唯咿嚚事婦人者。

神廟初。王陶拜御史中丞。時郭逵以簽樞宣撫陝西。詔還都。而陶言韓琦置逵二府。廼用周太祖故事。願罷逵。渭州帝不聽。陶既不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用重位。故視琦如讐。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此宋史叙陶劾魏公本末也。

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插。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置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十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樽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此宋史叙陶素行也。有無不可知。姑以陶劾魏公事參之。當時公論石林燕語云。狄武襄以樞副討儂智高。

換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經畧廣南師還復舊任。蓋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嘉祐末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樞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爲用周太祖故事。蓋郭威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之。此石林所記。蓋未嘗以陶劾魏公用郭逵爲忿言失實也。涑水集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云。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臣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迺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旣補外官。宰相已

赴押班。謂朝廷可以無事。而宰相復有文字。乞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以爲宰相不合押班。則朝廷之儀遂致墮廢。伏望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又論宰相押班。劄子云。伏覩敕文。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竝依祥符敕命指揮。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

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近因服藥。曾以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旣在彼。常朝則宰臣禮當押班。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伏望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司馬公。厚。稷。申明。蓋未嘗以陶劾魏公爲過。亦未嘗不以魏公因陶之言。而轉更紛紜。爲廢祖宗舊制。而求勝。遂非也。

石林亦云。本朝百官。俟朝於前殿者。俛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殿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則石林之論。亦溫公也。由此觀之。則魏公倚用郭逵。不存形跡。與天子正衙無故而不與百官押常朝班。皆

魏公以名德元勛。在相位久。積漸至此。公亦不自知其過。王樂道爲御史中丞。言事廼其職耳。今論陶者。但當問其言事當不當。當卽宜勸宰相受之。不必言外別求心術。又倚摭旁罪。使不容於天下。後世且以人而廢其言也。方陶力詆魏公時。吳奎爲叅政。已上章言陶天資險薄。造言反覆。真而井小人之不若。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卽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蓋韓琦會公亮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

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畧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沮如宋史之所詆排矣。然愚以爲受人之薦。因事而論之。左雄之於梁。不疑。呂岱之於徐原。皆有故事。陶以言韓絳被謫。歐陽脩上言陶與唐介范師道呂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四人剛正敢言。縱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又言陶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斷恩以義。非知道之士不能。以此言之。陶可謂狗公滅私之

臣矣。歐陽公言如是已不薄陶負韓絳知。且原陶
之論韓琦。不爲負韓琦也。

金華子上篇卷之十八